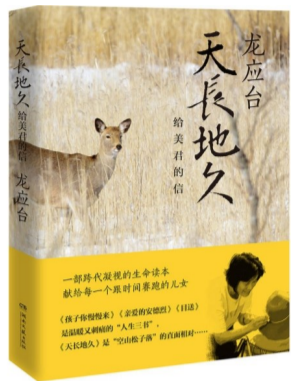


中秋是一个圆,月亮的圆,月饼的圆,以及每个人心中所追求的美好的团圆。数千年来,每当皎洁的明月悬挂于夜空,不知有多少父母翘首盼望着远方孩儿的归来,又有多少游子奔波在归乡的途中。龙应台说,“父母正在‘初老’,从现在开始陪伴父母还来得及。”让我们在每一个团圆的日子回家,给父母递上一杯清茶,送上一口月饼,这是我们给予父母最好的回报。

回家的路,也是归心的路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龙应台著
《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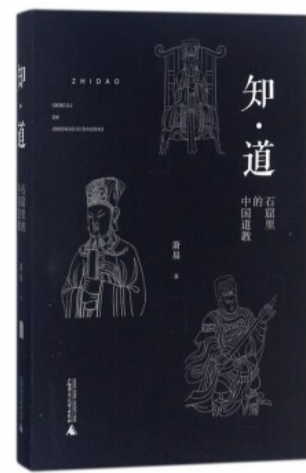
龙应台说,这本书是她所有作品“最用心也最特别的一部”。在本书中,龙应台首次采用复调结构,将亲情与历史交织,是一部完整呈现母亲以及那个时代女性一生的作品。

应美君是龙应台的母亲,出生在战乱的时代,小小年纪便离开故乡漂泊到台湾,含辛茹苦地将几个孩子带大。如今,美君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已经认不

得人,龙应台也就此决定放下一切,回乡陪伴母亲。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她逐渐领悟到生命的真谛、生死的意味,以及与母亲迟来的亲情。怀着各种复杂的情感,龙应台提笔写下了给母亲美君的信。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有19封给母亲的信,以优美散文的形式呈现,笔触隽永,描写细腻,将对母亲愧疚的爱,以及自己作为女儿、作为家长,对亲子关系进

一步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全部写进了这19篇文章中。书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龙应台从数千份历史材料中筛选出的“大河图文”。为了还原母亲的一生,她选择了35篇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有当时抗战的历史事件,也有美君自己的日记与家书;既可以将美君的颠沛生活用文字拼图的形式展现出来,读者又能从中读出美君独立、坚强的性格。



《知道》
萧易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道可道,非常道

□路斯

关于“道”,一直喜欢一个非常著名的段子,大意是说五代的冯道宰相,其门客在讲解《道德经》时候,为避讳其名字中的“道”字,便将“道可道非常道”读作“不可说不可说,非常不可说”。喜欢这段子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可乐性的同时,又非常生活化。毕竟,避尊者名讳,在中国可是正经八百、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就因为这一个简单的原因,当看到萧易的《知道》一书时,就立马被吸引住了。

但回过头来思索的话,其实段子中的“道”,基本上还是上层社会,是文人雅士、权贵名流们讲来听去、文化讨论、哲理思辨的道,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真正把那一层玄而又玄的“道”接引到民间,形象化、生活化为我们闲杂人等人人可识的,要归功于“道教”及其所宣讲的“道”。

作为目前仍在中国流行的诸大宗教中,唯一的本土原生宗教,道教自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天师道后可谓历代不绝。一路走来,既有过被尊奉为国教、备极荣光的阔气,也有过因世势交替,受到打击、压制的沉沦,但最终还是延续近两千年。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能够延续至今,那些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诸路神灵实在功不可没。

南北朝的道教石窟遗存中,多有身在乱世之人对仙境的向往,收在书中的魏文朗家的造像,便是如此。天尊与释迦一派祥和,共同庇佑着魏家先祖,仙袂飘飘,全然没了释道两家现实世界中于帝王座下、权贵堂上争宠攻讦的水火不容。

大唐当然是盛世,李家子孙坐了天子之位,因为同样姓李的缘故,胡须浓密、摇着扇骑着牛的太上老君便成了当仁不让的大圣祖,成了帝国的保护神。只是武周称制,对李氏子孙大举砍伐时,这位远祖视若不见,多少有点难脱未尽祖宗之责的意思在,枉费了唐风掩映下几乎穷尽物力的顶礼膜拜。

天水一朝对道教的尊崇远迈前代,既有紫薇帝星下凡,更有道君皇帝驻世,刻石造像、建庙立碑,终于造出了与人间帝王地位无二的玉皇大帝,成为道教诸神中比拟皇帝的理想神选。宋家天子多艺术家,顺着将唐时尚存释家模样的道教石窟彻底完成了中国化的工作,可惜的是,柳叶眉、丹凤眼、美须髯,面容清秀、超凡脱俗的神界俊男美女们,到底还是没能护佑住积弱成习的赵家子孙们。蒙古铁骑,最终还是挟着草原大漠雄风席卷而下。

虽然明代开国皇帝就曾出家做过僧人,也不知道是否是职业的前期留下了某些心理上的阴影,从太祖以后的诸多皇帝倒是更多地与道教结缘。更为可喜的是,这时节的皇公贵族对于道教的喜爱和人民群众的偏好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具有浓浓的生活气息,既求长生,更求许多人日思夜想的生命之大欢喜。

萧易在书中,将清代道教石窟定位为“俗世传奇”。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毕竟前朝早已将诸多的宏大命题经营完毕,空间就更多地留给了百姓日用。萧易《知道》一书的最大贡献,是给了我们一个从石窟重读中国道教史的别样视角,补足了历来佛家石窟一家独大的研究场面。

鲁迅先生有名言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其实私心里想想,也未必尽对。儒家的文庙处处皆有,信佛的善信女历代供奉不绝,儒释道的调合,或许才是真实。

精彩文摘

临终

美君,你和我们也曾经那么多次的“昔日戏言身后事”。问你“要不要和爸爸葬在一起?”你瞪一瞪的爸爸,说,“才不要呢,我要和我妈葬一起,葬泰安去。”

爸爸就得意地笑笑,“去吧去吧,葬到千岛湖底去喂乌龟。”

整个故乡淳安城都沉到水底了,这原来已经是美君的大痛,爸爸再抓把盐洒在伤口上,说,“这就叫死无葬身之地,美君一定还是跟着我的哩。”

这么说着说着,时光自己有脚,倏忽不见。仿佛语音方落,爸爸已经真的葬在了故乡湖南,坟边的油桐树开过了好几次的花,花开时一片粉白,像满山蝴蝶翩翩。墓碑上留了一行空位,等候着刻下他的美君的名字。

小时候,朋友听到我们这样笑谈父母身后事,大多骇然。到现在,朋友们自己都垂垂老矣,这却仍是禁忌。不久前和一个老友说话,他九十五岁的母亲在加护病房里,问他,“妈妈说过身后怎么办?”

他苦笑着摇摇头,“没谈过。没谈过。”

安静了好一会儿,他又说,“母亲唯一说过的话是:不想死在医院里,想在家里。”

医疗照顾,不得不不在医院里,但是临终,为什么不能在家里呢? 隐私,是人的

尊严的核心,所有最疼痛、最脆弱、最贴近内心、最柔软的事情,我们都是避着众人的眼光做的:哭泣时,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伤心时,把头埋在臂弯里;心碎时,蜷曲在关起来不透光的壁橱里;温柔倾诉时,在自己的枕头上,让微风从窗帘悄悄进来。

请问,这世界上,还有比“临终”更疼痛、更脆弱、更纤细、更柔软、更需要安静和隐私的事吗? 我们却让它发生在一个二十四小时不关灯的白色空间,里头有各种穿着制服的人走进来走出去,随时有人可能掀起你的衣服,拉起你的手臂、用冷冷的手指触摸你的身体;你听不见清晨的鸟声,感觉不到秋天温柔的阳光,看不见熟悉的亲人,也闻不到自己被褥和枕头的香皂气息,但是你听得见日光灯在半夜里滋滋的电流声,心电图的机器声、隔邻陌生人痛苦的喘息声,你更躲不开医院里渗透入骨髓的消毒气味,那气味在你的枕头里,在你的衣服里,在你的皮肤里,在你的毛发、你的呼吸里。

我们让自己最亲爱的人,在一个最没有隐私、没有保护、没有温柔、没有含蓄敬意的地方,做他人人生中最脆弱、最敏感、最疼痛的一件事——他的临终。

启程准备

我和朋友去登大武山之前,大家光谈装备就谈了好久。拿着清单到登山店去买东西,老板还和我讨论每一件装备的必要性和品牌比较。出发之前三个礼拜,每个人都得锻炼肌力。我呢,则是找了一堆关于大武山的林相和植物的书,一本一本阅读。

第一次搭邮轮,邀请的朋友发来一个随身携带物品清单,还包括签证和保险的说明。搭过邮轮的亲朋好友也纷纷贡献经验谈。

第一次去非洲,给意见的也很多,去哪些国家需要带什么药,哪些疫区要注意什么事情,野生动物园要怎么走才看得多,治安恶劣的地区要怎么避祸。

也就是说,远行,不管是出国游玩求学、赴战区疫区,还是往太空海上探险,我们都会做事前的准备,身边的人也都会热切地讨论。

还有些远行和探险是抽象意义的,譬如首度结婚——那不是探险吗? 人生第一份工作——那不是远行吗? 也都充满了未知,也都有或轻或重的恐惧和不安,但是我们一定会敞开来谈,尽量地做足准备。

那么死亡,不就是人生最重大的远行、

最极端的探险? 奇怪的是,人们却噤声不言了。不跟孩子谈,不跟长辈谈,不跟朋友谈,不跟自己谈。我们假装没这件事。

结果就是,那躺在日光灯照着病床上面对临终的人,即将大远行、大探险,可是,我们没有给他任何准备:没有装备列表,没有心理指南,没有教战手册,没有目的地说明,没有参考意见。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们怕谈。他要远行的地方,确实比较麻烦:非但凡是去过的人都没有回来过,而且,每一个去过的人都是第一次去。

这个大远行,没有人可以给他经验之谈,然而这又是一个所有的人都迟早要做的行程,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关键的。目的地无法描述,并不代表“启程”的准备不能谈。登山店里的店员不见得登过大武山顶,但是店里头什么装备和信息都有。

因为害怕,因为不谈,我们就让自己最亲爱的人无比孤独地踏上了大远行的苍茫之路。

美君,我要跟安德烈打电话了——还没交代完……

摘自《天长地久》



《那些我们没谈过的事》
(法)马克·李维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马克·李维在全球畅销的一部小说,也是3500万读者公认的非打动人心的治愈系经典作品,位列法国、德国等多国畅销榜冠军。

朱莉亚有记忆以来,父亲一直在她人生的重要阶段上缺席。随着她慢慢长大,对父爱的渴望变成了对父亲的怨恨,父女关系降至冰点,几乎没有交集。就在结婚前三天,忙着筹备婚礼的朱莉亚接到了父亲秘书的电话。如她所料,父亲不会来参加婚礼。但是这一次,朱莉亚必须承认父亲的缺席借口无可非难——他过世了。朱莉亚在预备举行婚礼的当天为自己的父亲下了葬。然而,在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她的父亲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这将会解答她前面所有人生关于“父亲”的谜题。

这本关于父女亲情的书让人纠结也让人温暖,也许我们现在有着完满的家庭,也许我们对家庭的认识有些缺失,但是在这本书中,你总会找到你的缺憾与庆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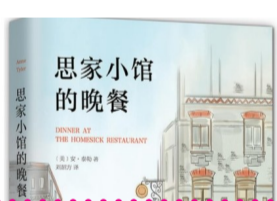


《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
不良生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本书是青年作者不良生在母亲病逝后的一年里,用文字回忆与母亲共同生活时的点滴小事。“99”为概数,代表缺一满百的缺憾永难弥补,实则记录的小事远超99件。

作者的父母在他5岁时离异,此后,坚强的母亲独立抚养他。母子二人在南方小城的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温暖欢乐的瞬间。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表达的爱,不得不经受的告别。这一年,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处处有母亲的影子,作者将其逐一记录,是为纪念。一件件小事勾勒出母亲坚韧奉献的一生,也让我们看到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自有它的力量。这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或许可以唤起我们遗失许久的感动。



《思家小馆的晚餐》
(美)安·泰勒 著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普利策奖得主安·泰勒代表作。描述了贝·图尔一家人的故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天,图尔离家出走了。从此,图尔太太只得独立抚养3个孩子。她没有告诉孩子们父亲出走的消息,希望有一天贝克还能回来,继续原来的生活。3个孩子渐渐长大,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家的渴望。小儿子埃兹拉开了一家名叫思家小馆的餐馆,梦想着全家人能一起在这里享用一顿晚餐。然而,家人的聚会却屡屡不欢而散……本书的字里行间,流动的是那久违的亲近,与那无法磨灭的爱。



《目送》
龙应台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亚洲家庭的文化里,家庭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与父母、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像一张网联系着家庭中的每个人。在本书的70多篇散文中,龙应台书尽了对亲情的牵肠挂肚和对生离死别的拷问,从牵着孩子幼小的手,情意满满的亲情,到青春后期孩子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背影;从陪着年迈母亲带着女儿时,想到自己也曾是父母眼前一去不返的背影,她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